

文化软实力：语义分析与要素分析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内在包含着“力”、“实力”、“软实力”、“文化力”、“文化软实力”五个递进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力”的概念。“力”本来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在物理学中,力是指一个物体对另一物体的作用,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一定有另外的物体施加这种作用。前者是受力物体,后者是施力物体,只要有力发生,就一定有受力物体和施力物体。有时为了方便,只说物体受了力,而没有指明施力物体。但施力物体一定是存在的。就此而言,力就是一种相互作用。

其次,我们来看“实力”概念。“实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说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较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企业、另一个人比较有实力,也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具体来说,“实力”包含哪些内容,真是见仁见智。《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实力”一词的解释是“实在的力量(多指军事或经济方面)”。就此而言,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

再次,我们来看“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软实力”(软力量、软权力)思想,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谁与争锋》一书提出来的;2004年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他对此概念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颇有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体现出来的硬实力,还包括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power),软实力是指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权力”(soft power)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信誉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软实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同性的权力,具有使他国心甘情愿

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这表明,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的能力^[1]。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等。在这众多因素中,文化魅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深层根源和核心实力。“软实力”是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把“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略中。有学者将“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归结为: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2]。“软实力”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

复次,我们来看“文化力”概念。“文化力”是相对于“非文化(自然)力”而言的。文化“力”并不等同于物理学上的“力”,从本质上来说,物理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然界的,而文化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身的,这种对物理的“力”与文化“力”的解释,较好地阐释了自然与人化的关系^[3]。高占祥同志对“文化”的“力”的分析比较透彻,他将文化力分解为文化元素力、文化潜移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影响力、文化竞争力、文化创造力、文化生产力、文化思维力、文化先导力、文化孵化力、文化和谐力、文化合力、文化微调力、文化平衡力、文化钝感力、文化形象力、文化破坏力、文化安全力、文化扬弃力、文化凝聚力、文化永恒力等21种,其中他不仅论述了文化的创造诸力,更是论述了文化的破坏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深思。

最后,我们来分析“文化软实力”概念。高占祥在他所写的《文化力》一书中比较好地阐述了从“文化力”、“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对“文化软实力”一词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约瑟夫·奈在谈到软实力时考察了文化、国内价值观、政治、外交实质和风格等领域,由此人们自然会谈到文化软实力、价值软实力、政治软实力以及外交软实力等,由此可见,这里谈到的文化软实力一词实际上是狭义的;第二是从广义上来谈论文化软实力。就此而言,中国只有“文化力”这个词,它是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思想,我们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文化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个词。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理论可以认为就是文化力与软实力的内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不仅将使中国综合国力的理论发展得更全面、完整,也会使文化力和软实力的理论本

身得到更好的发展。这种广义的文化软实力,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硬实力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认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基本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硬实力决定软实力,或者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的危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也认为,决定民族国家特征的不是其内部种族的外部结构,而是固存于他们身上的特殊文化心理或意识。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硬实力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文化软实力分为以下五个组成部分:(1)激励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凝聚力;(2)获得国外仿效的文化吸引力;(3)推动发展、追求领先的文化创新力;(4)将文化要素组织成效能最大有机整体的文化整合力;(5)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文化辐射力。其中,文化凝聚力是内核要素,文化吸引力是基础要素,文化创造力是倍增要素,文化整合力是集成要素,文化辐射力是表象要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把由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组成的国家力量称作“硬实力”的话,那么通过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文化创造等体现出来的国家力量就可以称作国家的“软实力”,而文化方面的国家软实力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硬实力有时也可以产生软实力的效果,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是互相补充、互相加强的关系。要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就要有效整合和开发中国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变文化软实力资源优势为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资源进行调查、统计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挖掘有吸引力、影响力、仿效力的文化软实力资源,有的放矢地制定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和战略。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发挥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关键在于要迅速推进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产业大国、从文化流传大国向文化市场流通大国的转变速度。

[参 考 文 献]

- [1] 约瑟夫·奈.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 吴晓辉, 钱程,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2] 门洪华. 中国:软实力战略[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3] 高占祥. 文化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文化·交往·人化

李建群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文化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它既是人与自然相交相通的条件,也是人之为人,人类之为人类的结果,所以文化与人本身在本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离之物。但是在学理上对文化进行研究,我们又必须相对将人们所创造的文化与文化使人成为人的过程与结果适当分离,从而把握文化与人的关系。从文化本身来看,文化无疑具有发展的阶段,传承性,互动性,差异性,可融合性等许多特性,因为文化在人类历史各阶

段的民族生存与发展史中所孕育并逐步发展,又在民族交往的历史中不断生成与更新,它造就民族及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乃至生活的诸方面特性,使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交往无论是在物的形态还是精神的形态方面构成了文化的生成与文化的交往历史。这种历史通过文字的形成,记载,及其它物化形态的文化遗存的不断被发现而形成对民族文化发展史的完整的或片断的记载和记忆。

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文化作为人类文明进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随着人类的发展其坐标总是按照某种纵向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展开,人类也在文明的长河中不断地由某种比较低级的阶段向高级的阶段进步,这种文明的理性主义曾经使人们对人类未来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和乐观。但是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理性主义的反思批判,使文化与人的问题